

大卫·A·德席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 10a 节， 希伯来书 1 1:1-12:3 : 信仰行动 (第 1 部分)

© 2024 大卫·德席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希伯来书 10:39 介绍了信仰，认为信仰是人们寻求保全生命或灵魂时必须体现的关键价值。作者从这一点出发，阐述信仰在行动中的表现，以便进一步指导他的会众，让他们了解信仰比其他任何品质都更能定义他们的生活并指导他们的脚步。希伯来书论证的提纲经常在从希伯来书 11 章的内容到希伯来书 12 章的内容的过渡点上有所不同。

任何分界线都会显得有些不自然，尤其是因为章节分隔是在几个世纪后才引入的。不过，我建议至少不要将希伯来书 11:1 至 40 视为关于信仰的独立文本块，而是将其延伸至希伯来书 12 章 3 节，同时承认希伯来书 12:1 至 3 也为后续内容提供了无缝过渡。但重点是，12 章 1 至 3 节是一系列信仰行动范例的高潮，因为在那里我们找到了耶稣的榜样，作者称他为信仰的先驱和成全者，在他的榜样中，我们看到了贯穿第 11 章的信仰典范的许多元素的具体化。

希伯来书 12:1 至 3 也为第 11 章的内容提供了强有力的总结劝告。希伯来书 11:1 至 12:3 本质上是一个示例列表，它与其他古代示例列表非常相似，尤其是那些在试图说服听众模仿这些例子中看到的的行为或做法或避免在这些例子列表中出现的人的恶习和错误的背景下编写的列表。为了进行比较，如果我们转向塞内加的《论福利》，在第 3 卷和第 5 卷中，我们会发现两个这样的示例列表类似于希伯来书 11:1 至 12:3 中的示例列表，我们会发现塞内加使用一种称为首语重复的设备作为构建该列表的手段。

首语重复是一种修辞手法，作者或演讲者反复用相同的单词或短语开始句子，标记话语中的每个新步骤。在希伯来书中，首语重复是短语“凭信心”，或在希腊语中是单词“piste”，从 11:1 到 12:3 出现了十几次。塞内加的例子列表在结论附近也有总结陈述，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还有无数其他例子可以列举，但如果我试图列举它们，我将没有时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 11 节第

32 节的开头使用了同样的手法，他说，“我没有时间讲述许多其他信心的例子”，然后他对这些例子做了最简短的引用。

此外，塞内加的例子清单中还总结了要效仿正面榜样的劝告，这与希伯来书 12:1 至 3 中的劝告相同。有如此众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让我们也奔跑吧。希伯来书所谓的信仰篇章旨在展示信仰榜样的值得称赞之处。例如，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人们铭记，这一事实向观众证明了信仰之路确实是获得上帝品格见证的途径，即一个人的生活是光荣的，并获得值得称赞的纪念。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加入信仰团体会毁掉听众的荣誉，并失去在邻居中得到赞扬的机会。11:1 至 12:3 中被当作榜样的人们也概述了信仰在行动中的样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亚伯拉罕、摩西、殉道者和耶稣，他们似乎与第 10 章第 32 至 34 节中听众自己的过去经历和选择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也就是说，作者选择并塑造了他的信仰榜样，以解决听众的具体情况，并支持他的劝诫，让他们面对责备、羞辱、损失和敌意继续前进。这是那些通过信仰和耐心继承了作者在希伯来书第 6 节第 12 节中预示的承诺的人的名单，从而填补了作者为收信人效仿而树立的榜样的画面。在深入了解文本细节之前，我们可以对希伯来书作者如何描述这一部分的信仰做一些一般性观察。

首先，表现出信任或信仰的人期待上帝的奖赏以及上帝应许和劝诫的实现。其次，他们完全根据对上帝未来的了解来决定自己在世上的生活。第三，他们根据什么方式最有利于获得上帝应许的恩惠来做出选择，即使这种做法意味着失去世俗地位、家园、荣誉、财富，甚至生命本身。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他们追求神为他们设定的目标。无论忠于神和顺服神的道路给他们带来名誉或耻辱、解脱或折磨，那都是他们今生追求的道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只是他们寄居的土地，永远展望神为他的子民预备的城市和家园，不可动摇的境界，根基不可动摇的城市。

他们始终如一地生活在这里，以免危及他们在那里受到的欢迎。作者以信仰的定义开始他对信仰的颂赞。信仰是所希望之事的实质，是未见之事的证据。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长老们得到了证明。作者在这里试图给出的不是一个全面的定义，而是一个将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信任或信仰的要素上的定义，这是作者劝告的核心。作为起点，他强调了对忠实的人对所希望和看不见的事物的取向，这些信仰生活的方面在随后的信仰例子中反复出现。

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作者使用了希腊词“*hypostasis*”。信仰或*pistis*（信任）是所希望之事的本质。在哲学语言中，“*hypostasis*”一词可以表示某事物的实质或潜在本质。

希伯来书 1:3 反映了这种含义，称耶稣为上帝本质的反映，即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质和实质。然而，在日常的法律或商业语言中，本质也可以指所有权契约或担保，正如许多纸莎草纸和古典文本所证实的那样。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那么 11.1 中对信仰的定义也直接说明了信徒因忠于基督和 10.34 中提到的基督教团体而失去财产。本质的两种含义都强调了这种定义不是主观的，试图解释信仰的感觉，例如对希望之事的保证感，也不是信仰产生的心理信念，例如对看不见之事的坚定信念。

相反，该定义旨在揭示信任或信仰本身是什么，以及拥有信仰或信任的意义。信任的人实际上拥有他们所信任的人将提供的东西的所有权契约。他们已经拥有了他们所希望的未来美好事物的根本本质。

这个定义旨在激励听众坚持对上帝承诺的信任，而不是像旷野一代那样因不信任而失去一切。在这个信仰定义的后半部分，作者使用了*elenchos*这个词。信仰是对看不见的事物的*elenchos*。

这个词表示无可辩驳或必然的事实。它是反对派无法推翻的事实，也是在法庭或议事会上确立一个人的案情的证据。由于*pistis*（我们通常翻译为信仰或信任的词）在法庭上也有证据的含义，因此定义的后半部分在本论证的背景下也具有自然含义。

证据是毫无疑问地确定陪审团中没有人真正看到但必须立即作出裁决的事物，或者毫无疑问地确定议事厅中的听众尚未看到但必须事先计划的事物。在这个

定义中，我们发现信任与这些尚未看到的现实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没有信任，后者永远不会实现，而有了信任，这些尚未看到的商品的现实就会在此时此地得到证明。

这里还构建了 11 章 1 节中的信仰与作者在第 6 章 19 和 20 节中对希望的讨论之间的某种关系。这里的信仰是永恒遗产的所有权契约。在第 6 章 19 至 20 节中，希望是将人与永恒港湾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这样，信仰和希望都引导听众坚持他们现在在基督里拥有的一切，坚持他们与基督的关系，这是他们坚持现在掌握的东西（即信仰和希望）的首期，或者说是首期付款，他们一定会得到回报。信任或信仰是某件事的开始，而完全拥有和享受则是最终结果。在希伯来书 3.14 中，作者说，如果我们坚持基督位格的首期，信徒就会继续成为基督的伙伴。

这些应许之物本质的第一部分坚定不移，直到最后。作者在 3:14 中的意思现在得到了强化，并通过信任的定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澄清。如果我们拥有信仰并表现出对上帝的信任，我们就拥有了我们所希望的所有权契约和本质。

因为上帝是完全可靠的，所以上帝会履行祂的承诺。如果我们有希望，我们已经锚定并停泊在我们希望进入的那个永恒领域中。在本章的第二节中，作者很快跟进了他对信仰的定义，并肯定了信仰是获得证明的方式，*marturia*，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信仰，长老们得到了证明或认可。

弗雷德里克·唐克 (Frederick Donker) 对恩人的铭文的研究表明，*marturia* 和围绕 *marturia* 构建的词组经常使用，以表达罗马当局对地方议会希望授予荣誉的人的认可。它代表当局肯定候选人确实值得获得荣誉，并且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动词 *marturia* 的形式出现在第 11 章第 2、4、6 节，并再次出现在第 39 节。

这种重复表明作者非常希望强调，坚持信仰将导致在神的法庭上对受话人有类似的认可，证明他们的价值，并授予永恒的荣誉。在希伯来书 11 章 3 至 7 节中，作者列举了几个关于洪水之前的事情或生活在洪水之前的人们表现出的

信仰例子。因此，在第 3 节中，他写道，通过信任，我们认为时代是由神的话语建立的，因此可见的东西是从感官体验无法获得的事物中产生的。

希伯来书 11:3 肯定了可见事物最终依赖于不可见事物，因此不可见领域的优越性和终极性。可见领域依赖于不可见领域，因此其价值和持久性不如不可见领域。这节经文也可能使可见的创造成为它起源于不可见领域的一种证明。

逻辑是，如果结果存在，原因也必须存在。这是作者不断尝试的一部分，旨在激励读者继续寄希望于那个超越可见现实的永恒、持久、终极的境界，并在那里寻找家园。这个无形的境界将是本章中许多信仰典范的主要焦点。

信心在规划行动路线时，会考虑到看不见的和未来的现实。这个主题将出现在第 3、7、10、15、20、22、26 和 27 节，最后出现在第 35 节。信心英雄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选择，是因为他们能够看透可见的、物质的和感官的世界。

在第 4 节中，作者举出亚伯作为信心的典范。凭着信心，亚伯献上的祭物比该隐更大，由此证明他是义人，上帝与他的礼物一起作证，因此，尽管他已死，他仍能说话。在第二圣殿时期，关于是什么让亚伯的祭物在上帝的眼中比该隐的祭物更好，人们有相当多的猜测。

我们在七十士译本的希伯来语《创世纪》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七十士译本的译者插入了一些解释，解释了为什么该隐的祭品被拒绝。我们在那里读到，如果你，该隐，正确地献祭，但没有正确地分配，你就不会犯罪，对吗？关于亚伯和该隐的道德品质与他们各自祭品的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推测也得到了充分证实。例如，在约瑟夫斯的《古物》中，他写下了对《创世纪》开篇章节的广泛解释。

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信任或信仰的存在使得亚伯的牺牲比该隐的牺牲更大，这也使亚伯享受到他相信上帝会提供的现实，即死后的生活。《创世纪》本身并没有称亚伯为正义或正直，但 *dikaios*（希腊语 *dikaios*）成为亚伯的常用绰号，并经常用来描述他在第二圣殿时期及其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方式。作者也秉承了将正义或正直归于亚伯的传统。

在《创世记》第 4 章中，我们读到亚伯的血从地里向上帝呼喊。这有点像圣经中“杀人必有报”的说法，而不是暗示亚伯被该隐杀死后仍然活着。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将此解释为亚伯虽然死了，但死后仍然活着，有说话的能力。

亚伯成为第一个凭着信心超越死亡而活的例子，正如所有信靠上帝的人一样。亚伯的例子和随后以诺的例子都强调，凭着信心生活可以超越死亡，这一主题将贯穿这篇颂歌的其余部分。在第 5 和第 6 节中，作者向前推进到以诺的例子，他写道，凭着信心，以诺被接升天，是为了不经历死亡，而他之所以没有被找到，是因为上帝接升天了。

因为在翻译之前，他被证明是上帝所喜悦的，没有信仰就不可能被上帝所喜悦，因为接近上帝的人必须相信上帝存在，相信上帝会奖励那些寻求他的人。在创世纪 5 章 22 和 24 节的希伯来语文本中，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以诺这个难以捉摸的人物的信息。在那里，我们读到以诺在 300 年前玛土撒拉出生后与上帝同行。

以诺与神同行，但他不再在那里，因为神已经把他带走了。七十士译本的翻译再次介入了创世记的原始创作和该故事的希伯来语解释作者之间的解释过程。七十士译本将“与神同行”的希伯来语译文翻译为“取悦神”，因此在七十士译本中，在取悦神 300 年后，以诺不再出现，因为神把他带走了。

和亚伯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现在将信仰的品质融入了以诺的故事中。这种品质使人享受超越死亡和超越这个可见领域的生活，就像以诺所享有的那样。按照七十士译本的传统，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诺是上帝所喜悦的。

随着劝诫的继续，这个词的形式将继续回荡。我们将在 12:28 和 13 节 16 和 21 中再次遇到它。作者提倡取悦上帝作为信徒的首要价值观，这将带来从死亡走向生命的回报。

这很符合他的策略，即将基督徒与外界的意见和认可分开，这将使他们脱离对团体的依恋，转而更加专注于上帝的认可，从而引导他们采取支持团体并体现

基督教团体价值观的行为。在 116 页中，作者插入了对以诺例子的简短评论，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取悦上帝，需要什么？作者认为，相信上帝的存在和相信上帝会奖励那些寻求他的人是取悦上帝的先决条件。作者在这里反映了一种理解信任或信仰的庇护人-客户背景，期待并依靠上帝，认为他的恩惠值得寻求，他的恩惠一旦被给予，就可以指望得到。

在第 7 节中，作者谈到了洪水前的最后一个例子。凭着信心，挪亚被警告尚未发生的事件，并虔诚地做出回应，为拯救他的家人准备了一艘方舟，通过这艘方舟，他谴责了世界，并成为信靠而来的正义的继承人。在创世记 6-9 章中，尤其是在七十士译本中，挪亚被介绍为义人、*dikaios*和讨神喜悦的人。

再次使用那个相对不常见的词，很高兴，*eiou erestese*。作者当然指的是洪水来临的警告，以及诺亚虔诚地服从命令建造当时完全干船坞的方舟。上帝警告诺亚一些未来事件是他完全无法感知和体验的，但他仍然相信上帝的话并照做了。

因为他根据未来看不见的现实规划了自己的道路，他和全家都获得了安全和救赎。作者希望他的会众将他们的处境视为与诺亚的处境相似。另一个审判日即将到来，这是最终审判日，也是灾难性的末世震动，将摧毁可见的天地。

因此，他们必须像挪亚一样，专注于如何做好准备，辨别在当前情况下什么是真正有利的。像挪亚一样，他们被要求去做他们的邻居现在可能认为愚蠢的事情，因为未来的审判日将表明最明智的行动方针尚未揭晓。在希伯来书 11 章 8 节中，作者以亚伯拉罕为例，说明信仰的典范。

这是本颂词中第一个充分发展的例子，因此，它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亚伯拉罕的故事特别强调了，首先，信仰者对这个世界社会结构的态度，其次，信任的前瞻性。因此，我们读到，凭着信仰，亚伯拉罕被召唤去一个他即将继承的地方，他服从了，出去了，尽管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凭着信心，亚伯拉罕寄居在应许之地，仿佛身处异乡，与同为应许之人的以撒和雅各同住帐棚，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匠人所建造的。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强调亚伯拉罕对神会履行后代应许的信心是他信仰的核心，而保

罗在加拉太书第 3 章或罗马书第 4 章中会重点强调这一点。相反，作者关注的是亚伯拉罕愿意为了顺服神的呼召而放弃故土。

有信仰的人愿意离开故土的舒适家园，追随上帝的召唤和承诺，接受在世上任何地方作为外来人和外国人的身份。作者认为，亚伯拉罕是故意选择接受地位的丧失和耻辱与危险，因为在古代世界，寄居者享有的保护要少得多。当然，亚伯拉罕这样做都是为了服从上帝的召唤。

观众会发现族长愿意接受世人眼中较低的地位，这与他们自己的处境直接相关。他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土。他们可能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身体上离开故土，但他们在社会上已经远离了家乡。

因此，他们发现亚伯拉罕是他们自己所做之事的合适榜样，因为信仰，他接受了世人眼中较低的地位，希望在神的永恒之城中获得更大的荣誉。根据作者的说法，亚伯拉罕最终并没有把迦南，即传统的应许之地，视为他的遗产。这对他来说就是亚伯拉罕在进入迦南之后仍然住在帐篷里，甚至在这段时间里宣称自己仍然是寄居者和陌生人的意义所在。

作者断言，亚伯拉罕在迦南的整个时期，一直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家园，他明白永恒的天堂家园，有根基的城市，其建筑师和建造者是上帝，是上帝对他和他的后代的承诺的真正对象。作者认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最终是基督徒也要努力进入的天堂安息的承诺。因此，收信人确实是同一个承诺的共同继承人，这一点作者将在第 11 章的最后两节中明确说明。

随着作者继续阐述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谈到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在过了生育年龄后生育继承人这一更为人熟知的方面。由于信仰，撒拉自己不育，他获得了生育的能力，而且远远超过了生育年龄，因为他认为那位应许的人是可靠的。因此，从一个生命中诞生了后代，而这些后代从一个死人中诞生，后代多得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无数的沙子。

作者在此介绍了亚伯拉罕信仰的一个方面，这对保罗的读者来说会更熟悉，即亚伯拉罕在撒拉不育和自己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能生儿育女，因为亚伯拉罕认

为那个许诺的人是可靠的。生育能力这个习语通常被证实是专门指男性对受孕的贡献。因此，亚伯拉罕仍然主要受到关注。

作者还在这里回顾了他最近在第 10 章第 23 节中所说的话，他在那里劝诫听众要坚持他们所承认的希望，因为那位应许的人是可靠的。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中，作者肯定了生命，以无数后代的形式，来自一个死去的人。将这节经文翻译成更像是来自一个几乎死去的人，这与希腊语的直白语言相去甚远，在希腊语中，亚伯拉罕被简单地描述为一个已经死去或没有生命的人，从而提升了上帝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亚伯拉罕生殖器官死亡后，后代的出现与亚伯和以诺超越死亡的早期例子相呼应，并将在第 19 节和第 35 节中进一步呼应，因为这篇颂词还在继续。这种强调支持了作者的目标，即激励听众超越他们目前的处境，甚至超越今生本身，寻求上帝应许的回报。即使是死亡也不足以阻碍上帝向那些信任他的人提供他应许的福利。

在他的颂词中，作者插入了对亚伯拉罕和族长们的例子的评论，他们本质上与亚伯拉罕处于同一条船上，即以撒、雅各和雅各的儿子们，他们继续在异乡过着寄居的生活。作为评论，这些经文对于辨别作者列举例子的目的尤其重要。这是他不想让听众错过的。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任死去的，并没有得到应许的福分，只是远远地望见他们，问候他们，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说这样话的人，表明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想到他们离开的那个地方，他们还有回来的机会。但现在他们却追求一个更好的家乡，即天上的家乡。

因此，上帝不以称他们为上帝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些族长用嘴唇和生命做出的忏悔对作者来说尤其重要，即他们是地球上的外国人和寄居者。这个忏悔融合了创世记 23 章第 4 节和创世记 24 章第 37 节。

因此，作者确实在追溯族长们的实际讲话，其中第一段，我们读到，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第二段，我在他们的土地上过着外人的生活。作者将他们的土地理解为在地上，与作者主要感兴趣的天国相对。对于作者来说，尤

其重要的是，族长们接受上帝的召唤，满怀信心地出发时，并没有回到他们所抛弃的祖国和公民身份。

相反，他们坚持承受着外邦人和外侨的低级地位，直到死都接受这种地位，而不是停止寻找上帝将提供的家园，并寻求重新回到故土。公元一世纪的犹太释经家亚历山大的斐洛在对待亚伯拉罕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强调。对于两位作者来说，亚伯拉罕成为坚持不懈和致力于实现上帝承诺的结局的典范。

当然，这对遭受社会混乱和流离失所的希伯来书读者来说具有直接意义，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脱离追寻上帝承诺的基督教群体，回归社会的怀抱。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因信奉基督而导致的低下地位和低下的社会认可度。作者希望在此支持其余读者像亚伯拉罕和族长那样，坚持不懈地离开他们的故土，在这个短暂物质宇宙中，走向上帝为他们准备的永恒家园。

为什么天国也是一个更好的国家？由于族长们信任上帝的承诺，并明智地评估了最终采取何种行动才是有利的，他们认识到了作者希望他的收信人认识到的一点：属于上帝领域的事物是永恒的。因此，在那里享受的商品比基督徒所居住的尘世国家和尘世城市中享受的商品价值高得多。由于族长的智慧，作者希望他的收信人能继续效仿这种智慧，上帝并不以他们被称为他们的上帝为耻。

这里，作者提到上帝将自己认定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这是上帝向族长们证明他们值得与上帝自己的名字紧密相连。我们可以将这句话与希伯来书 2 章 11 节中的一句话进行比较，那里也说耶稣不以称呼信徒为他的姐妹和兄弟为耻。

那些信靠上帝并认识到上帝应许的无比价值的人，通过上帝或基督与他们的公开交往，得到了神圣的荣誉证明，这种交往最终将使信靠的人达到上帝指定的目标，因为上帝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座城市。像亚伯拉罕一样，收信人放弃了家乡和故乡的地位，以响应上帝的召唤，寻求上帝应许的恩惠。虽然他们没有身体上搬家，但他们至少通过公开贬低的经历在社会上被隔离了。

族长们拒绝了返回故土的选择，即拒绝了获得公民权和免受由此带来的耻辱和危险的保护。他们如此专注于上帝的承诺，如此坚定地相信上帝会兑现上帝的

承诺，以至于他们宁愿在这里被剥夺一辈子的权利，以坚持不懈地寻求更好的天堂家园。因此，作者敦促收信人效仿他们，宁愿选择上帝承诺的奖赏，也不愿选择叛教，因为叛教是回到不信教社会获得青睐和地位的最可靠途径。

拒绝在世上安居表明了他们对上帝的忠诚和对上帝召唤的承诺。作者在这篇赞美亚伯拉罕和族长们的信仰的颂词中，其余的篇幅都集中在信任上，这种信任首先表现在相信上帝的承诺比死亡更有力量，其次表现在愿意超越死亡去实现这些承诺。亚伯拉罕因着信仰，在受考验时献出了以撒，而那位得到应许的人即将献出他唯一的孩子，因为上帝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从象征意义上讲，亚伯拉罕确实将以撒接回了上帝。根据传教士的说法，亚伯拉罕捆绑以撒是相信死亡无法阻止上帝实现承诺的决心的行为。在这方面，这一事件与亚伯、以诺和亚伯拉罕生儿育女的事件一起，成为历史证据，证明信仰期待上帝能够超越死亡来实现上帝的承诺。

当然，这一事件是亚伯拉罕故事中的一个里程碑。创世记第 22 章第 1 节强调了这一事件是对亚伯拉罕的考验，亚伯拉罕的顺从也使亚伯拉罕成为整个第二圣殿时期文学中对上帝忠诚的最高标志。当传教士反思创世记第 22 章的故事时，他开始相信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继续将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祭品，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有能力使以撒复活，即使以撒已经从死里复活，从而仍然能够实现通过以撒繁衍后代的承诺。

因此，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为了服从上帝而愿意牺牲承诺的故事，更是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承诺不可撤销的证据。接下来是三个非常简短的例子，涉及祝福在几代人之间传递，以及表现出信仰或信任的人的前瞻性取向。以撒凭着信心祝福雅各和以扫，甚至祝福未来的事情。

凭着信心，雅各临终时祝福约瑟的每一个儿子，并扶着拐杖敬拜他们。凭着信心，约瑟临终时，心里想到以色列子孙的出走，并就他的骸骨下达命令。这里简短地提到雅各扶着拐杖敬拜，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又一次表明他熟悉希腊文或七十士译本的《创世纪》译本。

在创世记 47:31 的希伯来语文本中，我们读到雅各在床头下拜。七十士译本对此的翻译是雅各在拐杖头下拜或敬拜。这只是在希伯来语“床”的字母上引入不同元音的结果。

但这一定与希伯来书的作者息息相关，因为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在雅各的整个故事中唯一提到的内容。雅各是永恒的寄居者，他手拿他的杖，也就是他的朝圣者杖，敬拜上帝，这一形象表明雅各坚持接受自己的身份，并重申他作为朝圣者和寄居者的希望，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对约瑟的简短提及表明了作者在塑造这一颂词时是多么有选择性和意图性。

这里没有提到约瑟最为人所知的事情——他抵制诱惑、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不懈、以及他宽恕他的兄弟。我们只是提到了约瑟临终时的情形，因为这让作者能够继续强调与他行动中的信仰形象最相关的内容。

即便在死亡的边缘，约瑟仍旧希望上帝会实现他的诺言，而出埃及则是实现诺言的下一步。约瑟对上帝未来的作为十分确定，因此他给出了关于他骨头最终安息之地的具体指示。约瑟以这种方式帮助作者强调了有信仰的人是寄居者。

约瑟虽然在埃及王国拥有崇高的地位，但他仍然明白，他和全家人仍然只是寄居之地，在埃及没有永久的家园。这是信仰的姿态，抵制将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自己的家、最终定居和融入的地方的诱惑。即使在繁华的埃及，约瑟也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天堂家园。

在这首赞美信仰的颂歌中，第二个受到详细关注的人物是摩西。摩西出生后，父母因着信仰将他藏了三个月，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孩子很有天赋，并不惧怕国王的法令。摩西长大后，因着信仰，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与上帝的子民一起受虐待，也不愿享受罪恶的短暂快乐，因为他认为基督的责备比埃及的财宝更有价值，因为他所期待的是奖赏。

凭着信仰，他离开了埃及，不惧怕国王的愤怒，因为他坚持不懈，仿佛看到了无形之物。与亚伯拉罕和族长一样，作者根据读者的处境需要来描述摩西的信仰。摩西作为律法的颁布者和盟约的调解人的名声在书中没有被提及。

作者对摩西信仰的描述的核心是他放弃了世人眼中的荣誉地位，选择与上帝的子民团结一致，即使这种联系会让他彻底丧失世俗地位和晋升潜力。摩西的第一个行为就是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据《希伯来书》作者的两位近现代人物斐洛和约瑟夫斯说，摩西被收养后是埃及王室的一员，甚至被视为埃及王位的继承人。

至少，摩西的地位和荣誉非常高。法老是他的家主、他的赞助人和恩人，摩西拥有一个大国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并有权使用埃及的宝藏。但摩西放弃了这种命运，这种命运是他作为不信主流文化的一员而拥有的，是他尘世的遗产，而他选择了属于上帝子民的一种新的精神遗产。

他放弃了埃及王室的荣誉，加入了奴隶的行列，成为地位最低的人民，遭受侮辱和身体虐待，这里用虐待这个词来表达。摩西面临的选择是享受暂时的罪中之乐，还是选择与上帝的子民一起受虐待，这与传道者听众过去必须做出的决定产生了共鸣，正如传道者在第 10 章第 33 和 34 节中概述的那样。摩西所做的选择也将在第 13 章第 3 节中被社区的当前情况所效仿，即继续与那些身陷囹圄的人和那些遭受虐待的人团结一致，仿佛与他们同在。

因此，摩西的例子对于作者劝诫这个特殊的群体非常重要。然而，埃及宫廷的乐趣受到两个术语的限定，表明它缺乏价值。它是暂时的，而不是持久的，所以信徒的遗产是持久的，因此，它的价值甚至比埃及宝库的享受还要大。

它也被称为罪，因为罪使人与上帝分离，并让人处于上帝审判之下。在这段经文中，罪再次以一种方式呈现，表明作者最感兴趣的是罪，因为当人们因为在非信徒社会中寻求地位或乐趣的诱惑而拒绝或中断与上帝子民的团契时会发生什么。当一个人为了荣誉而放弃对上帝子民的虐待时，当一个人认为上帝的友谊的价值低于世界的友谊时，就会发生罪，正如基督的敌人定义荣誉和授予荣誉一样。

摩西的选择是出于他对基督的财富和责难的各自价值的评估。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奖赏，发现后者，即上帝受膏者的责难，是更大的财富。信仰使人以永恒的现实来评估世俗的现实，这样，即使是因顺服上帝而忍受的世俗法庭前的责

难和羞辱，也可以转化为在上帝法庭前获得荣誉的道路，本身被认为比世俗的财富更有价值。

在希伯来书 13 章 3 节中，收信人也将被要求在自己的环境中承受基督的责备。摩西的例子已被改编以适应听众的牧养需要，以便为他们自己实践信仰提供榜样。这种改编可能导致作者以某种文学手法来描绘摩西，他与收信人一样，对基督的责备做出的评价比罪中暂时的快乐更有价值。

和他的父母一样，摩西也表现出对国王愤怒的不畏惧，也表现出他对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的漠视，他离开了埃及。在希伯来书 11 章 27 节中，关于作者所指的离开埃及的哪一次，存在一些争议。是摩西杀死埃及人后离开米甸吗？还是他作为希伯来人的领袖在出埃及时离开？作者可能更可能想到后者，因为摩西逃往米甸确实是因为他害怕国王的愤怒，正如出埃及记 2 章 14 和 15 节中读到的那样。

然而，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也改写了摩西的故事，既为摩西的谋杀开脱，也消除了他逃跑的懦弱动机。例如，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写道，是法老害怕摩西，并试图暗杀摩西。因此，摩西的离开只是一个明智的人想保全自己生命的行为，而逃跑则成为他展示智慧和忍耐的机会。

阿塔法努斯也讲述了法老的嫉妒和暗杀企图的故事。事实上，摩西杀死的正是刺客，当时是出于自卫。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不会自然而然地将恐惧与摩西最初离开埃及联系起来。

然而，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摩西确实离开了埃及，就像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家乡，就像收信人离开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样。试图确定这是逃往米甸还是出埃及本身，对于作者自己的重点来说，这是次要的，而他自己在这一点上的缺乏清晰度可能表明他缺乏对精确性的兴趣。摩西内心的焦点在这里也非常重要。

作者说，摩西坚忍不拔，仿佛看到了看不见的事物，也许特指看不见的上帝。正是这一点使摩西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忍受这些选择所带来的艰辛。摩西

的榜样也挑战着读者，让他们把目光集中在看不见的事物上，坚定不移地朝着不可动摇的境界前进。

作者继续思考摩西的例子，从摩西的信靠直接过渡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和征服中对上帝的信靠，最后以喇合这个著名的例子结束。喇合是一个外邦人，她认识到上帝对上帝子民和上帝敌人的计划，并明智地应对耶利哥即将面临的审判。摩西凭着信念遵守逾越节和洒血仪式，这样毁灭者就不会杀死他们的长子。凭着信念，他们穿过红海，就像穿过干地一样，当埃及人试图穿过红海时，他们被吞没了。

因着信，耶利哥城墙在被围困七天后倒塌了。因着信，妓女喇合没有与不顺从的人一起被毁灭，因为她以和平的方式接待了探子。作者在这里首先想到逾越节晚餐是上帝承诺的解放之前的庆祝活动，但由于法老的默许，解放尚未在尘世间实现。

因此，逾越节晚餐本身也是信仰前瞻性的另一个例子，它庆祝上帝尚未做的事或上帝已承诺要做的事。洒血，指的是出埃及记 12 章 7、13 和 21 至 23 节，是为了保护长子免受毁灭者死亡天使的伤害，死亡天使尚未穿过埃及，彻底鞭打法老，以便法老最终释放上帝的长子以色列。逾越节晚餐和在以色列人的门柱上洒血都是出于信任或信仰，因为这两者都与上帝即将实现上帝的承诺有关。

他们的例子再次向听众们清楚地传达了信息，作者希望听众们坚信上帝未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上帝未来对不虔诚者的所作所为将表明他们的选择是明智的。在出埃及记 14:21 至 31 中记载的穿越红海事件中，我们发现了另一种极端的信仰行为。在两堵水墙之间行走当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任行为，因为希伯来人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上帝手中。

也许正是在红海，摩西选择同伴的智慧也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在那一天，属于上帝子民的价值得到了证明。红海与希伯来书 11:7 中的洪水一起成为末世审判的原型。成功穿越红海或被红海吞没预示着最后的审判日，这对忠实的人来说意味着救赎，而对那些没有与上帝子民同甘共苦的人来说则意味着毁灭。

当作者从出埃及记的叙述转向征服的叙述时，他注意到耶利哥城表现出的信任，这参考了约书亚记 6 章的叙述，上帝在那里给出了指示，并保证该城的防御墙将以最不寻常的方式倒塌。约书亚的军队相信上帝的承诺，花了七天时间绕城行军，在不信者眼中，这确实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然而，相信上帝承诺的人会服从上帝并遵守上帝的命令，即使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赢得战斗的方法。

在耶利哥城墙内，喇合意识到她的生存不在于尘世城市的防御工事，而在于与上帝的子民合作。当希伯来间谍潜入城市收集情报时，喇合欢迎间谍进入她的公寓。她的故事将我们带回到约书亚记第 2 章的叙述中。在那里，喇合令人惊讶地承认了对上帝将迦南地赐给希伯来人的承诺的信仰，基于这一承诺，她选择背叛自己的家乡，为上帝子民的代表提供款待和庇护，并在被发现他们在城中时尽力保护他们的安全并帮助他们逃离危险。

因为她如此与上帝的子民联合，只有她的家人在耶利哥城灭亡时幸免于难。耶利哥城的喇合事例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地球上的每座城市都是不稳定和无常的。就像耶利哥城一样，他们可能因上帝的话语而倒塌，而不需要扔下一块石头。

世俗的城市没有终极的根基，人们能采取的最明智的行动就是加入上帝的子民，寻求与上帝的和平，从而逃避不服从之人将遭受的毁灭。